

羅思琦 翻開戲本 盡是滿紙「家」情

2014-04-05 王怡方

8+1



一個打小就愛戲劇的人，長大之後踏進了戲劇圈，無非是一樁冥冥註定的安排。先從幕前走到了幕後，在後台搖筆爬格子的他發現，筆下的故事越來越回歸純粹——給小孩，給客家。

羅思琦，苗栗人，一九五八年生。參與演出的戲劇電影電視眾多，但較為人知的還是他對於舞台劇的編導，像是由客委會主導的大型客家歌舞劇《福春嫁女》，就是由他來擔任執行導演。近年來，羅思琦將重心放在製作兒童劇上面，帶進一些客家意象，慢慢地，盼著種子茁壯。



說到自己與客家的關係，羅思琦說：「我寧願談家不談客」。(王怡方/攝)

野台戲 踏實的童年記憶

在有許多歌仔戲演員的家庭裡成長的羅思琦，常看著戲班出演，兒時的他總能看見演員們畫著臉譜、彩排時翻著那一圈又一圈的筋斗，並發出碰碰碰的聲響，他說，那便是「踏實」。所以，當他走上劇場裡鋪的黑地板，會有種「任督二脈被打通」的領悟——「我就是屬於舞台」。

熱愛演戲的羅思琦原本的夢想是當演員，在哥哥的牽線下，進入了電影公司工作，但是電影公司的前輩委婉勸：「在台灣當演員，很可能會餓肚子」，羅思琦那時還是個什麼都還搞不太清楚的菜鳥員工，只好乖乖聽勸，還未在台前亮相，先轉個身顧後台，從基層的劇務做起，工作之餘，不小心窺見整齣戲的從零到有。

做劇務 紮實的後台磨練

那時的羅思琦像個全天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便利超商，哪邊出包往哪邊幫忙，如果正巧遇到導演群在開會，還可以獲得「旁聽權」。回憶至此，羅思琦給這段往事下了個註腳：「我覺得我滿幸運的」。能親眼看見知名編劇如吳念真、小野等人，圍個小圈在討論有關於學生的戲劇，「他們一個人講笑話四五個人在旁邊肆無忌憚地笑，劇本就這麼完成」。這對畢業不久，還對校園生活記憶猶新的羅思琦來說，覺得好像寫學生戲劇本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，只要加入些適當的笑料當素材就可以了。「真正開始寫劇本之後，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」，羅思琦坦白地說。

有趣的是，擔任劇務的他還必須協助劇院上片，完工後的羅思琦不急著離開，老是坐在電影



院最後一排觀察觀眾對該電影的反應，「差不多到時間了我就說，笑！」然後隔了三秒鐘之後，果不其然，全場的人都在笑！三四次以後，旁邊有個人就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他。親眼看見、親身體會編劇幾個人的歡笑可以引起全場數百名觀眾的共鳴，羅思琦心想，這就是他所喜歡的工作。

身分自劇務轉成編劇，面對生活的態度不再單純只是日復一日、渾渾噩噩度過了。羅思琦知道，他必須將自己提升到「創作」這個層次，才有可能去挖掘到周遭細膩、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
所以羅思琦總是到處走走看看：「今天看到一個女生她的表情好憂鬱喔，記下來；出去玩看到的樹葉，也記下來！」雖然不知道在未來哪個時間點會用著，但是找個輕鬆的下午，將這些到處蒐集來的元素擺在一起，可能是紅酒的軟木塞配上一顆鈕釦，就好似能告訴他什麼訊息，而且不同的組合又會有不同的東西。



筆記本裡滿滿都是舞台設計的簡圖草稿。(王怡方/攝)

當編劇 殷實的生活觀察

有這樣「感知」的能力，不禁讓人好奇，是否是受到詩人老爸那股文藝氣息所感染？一聞言，正把午餐往嘴裡送的羅思琦，差點噎到。他笑說：「我覺得我有閱讀障礙！」，每回看書，總看不到幾行字就昏昏欲睡，對於詩這種文字精煉到很極致的體裁，完全沒轍，不過羅思琦對於畫面的吸收，卻過於常人的好。「我可以記得很多電影的畫面，但是要叫我講出經典對白，那我會答得比較少一點」個性活潑的羅思琦，不忘順口幽自己一默。

提到爸爸對自己的影響，羅思琦用較為溫柔的語調來形容。他說，爸爸自小受日式教育，在性格上又是傳統客家人，比較威嚴、不善言詞表達。當爸爸看到小時候不愛讀書的兒子，竟然開始寫劇本，甚至有了自己的作品，除了驚訝，脫口而出的那句「了不起」，讓羅思琦受到莫大的鼓舞。



羅思琦每每講到精彩處總是會手舞足蹈。(王怡方/攝)

談客家 真實的家的感動

從爸爸身上承襲而來的客家血，或許在藝術這塊能跟自己老爸做呼應。羅思琦在好友鄧志浩邀約下，將重心轉往了兒童劇的編導，特別是與客家有連結的題材。

許多人說，戲劇圈已經是不歸路，然後就只做客家，那不是顯得更窄了嗎？對此，羅思琦則回應，他重視的是整體的藝術感，客家就是眾多的元素之一。「對於客家這個包袱，我是丟得很開的」，羅思琦強調他不畫一個名為客家的框框，然後把自己困在裡面，「這樣是做不出好戲的」。先將客家的意象去蕪存菁，留下那個最純粹，對「家」的感覺，再去反思，他們的觀眾——小朋友們，究竟看了戲之後在他的心裡留下了什麼東西？

談到客家，羅思琦「寧可談家不談客」。客家人幾代遷徙，如果找到了一個能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拿起鋤頭，將地整一整，有種穩穩落腳的踏實感，這是家的確認。無論之後因為什麼原故，必須去外地，他們還是覺得那裡才有家的感覺。「如果客家真的要保留個什麼，我會覺得就保留這點」羅思琦認為對家的認同是一切客家概念的基礎。

羅思琦舉個簡單的例子，現在只要走進捷運站，可以聽見有英文、閩南語、客家的廣播，當一聽到客語的廣播，心裡會產生不一樣的反應，或是共鳴，那就足夠了。只要有人這麼感受，客家就存在。

做為一個編劇、導演，羅思琦正思索著如何把客家的「味道」傳遞出去。

